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九十一至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標

太平廣記卷九十一

異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專師　阿禿師　稠禪師

釋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業　駱賓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祇園寺宋文帝常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徇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敎不出於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

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鍾律正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為弘濟也文帝撫几嗟歎稱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為虛說滯近教者拘戀章句如法師者眞所謂開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出劇談錄）

法度

釋法度黄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為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懼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歳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閑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後棲託或非真實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

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庭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蘄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誡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者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出圖經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

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門一城盡斃置其首于西明門外為京觀馬市井破落所在荒蕪通公言説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悦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悦云若知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悦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脱衣燎火逆謂子悦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輙殺子悦

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

景後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

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

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羮食之皆盡後竟

不知所去出廣古今五行記

阿專師

侯景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專師多在

州市閙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

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鬬爭喧囂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日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凡弟明旦捕覔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嘻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師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牆口唱叱叱所騎之牆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拜悔咎須臾暎雲而滅可經一年聞在長

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出廣古今五行記

阿秃師

北齊初并州阿秃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閒語譎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胷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秃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秃師先于人

衆聞泄露末年執置城内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時三門各有一秃師溢出遍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秃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秃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塜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止慮動

民庶遂以祅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寺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禿師欲與語不應急走西去出廣古今五行記

稠禪師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初落髮為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為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

弱為等類輕負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于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耳神因操鉢舉匕以筋視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

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彊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爲汝試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構精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其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

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汚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鬬觸摧折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

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為大力長者云出紀聞及朝野僉載

釋知苑

唐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室

一切經藏以備法戒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鎔鐵固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與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電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為水所漂

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矣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繼其功焉出冥報錄

法喜

隋煬帝時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宮內安置於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升堂觀看因驚走下堦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

宫内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為狂言命鏁著一室數日三衛于市見師還奏云法喜在市内慢行敕責所司撿驗所禁之處門鏁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内於是開户入室見袈裟覆一叢白骨鏁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敕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内或語或笑守門者奏聞敕所司脱鏁放師出外隨意所適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

身有疾常卧牀去薦席令人於牀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于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見還在郡敕開棺視之則無所有出拾遺記

法琳

唐武德中終南山宣律師修持戒律感天人韋將軍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衛護内有南天王子張璵常侍於律師時法琳道人飲酒食肉不擇交遊至有妻子律師在城内法琳過之律師不禮焉天王子謂律師曰自

以為何如人律師曰吾頗聖也王子曰師未聖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聖人律師曰彼破戒如此安得為聖王子曰彼菩薩地位非師所知然彼更來師其善待之律師乃改觀後法琳醉猝造律師直坐其牀吐於牀下臭穢雖甚律師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徳錢納之袖中徑去便將沽酒市肉錢盡復取律師見即與之後唐高祖納道士言將滅佛法法琳與諸道士競論道士慙服又犯高祖龍顔固爭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經

護法菩薩其琳之謂乎出感通記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已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為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

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出紀聞

駱賓王

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為詩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第一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

問答曰弟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
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
門對淛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
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
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
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
曰此駱賔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賔王
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

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為名故人多護脫之出本事詩

太平廣記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九十二

異僧六

玄奘　萬迴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

玄奘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

爲計乃鏁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

還至今衆謂此松為摩頂松出獨異志及唐新語

萬迴

萬迴師閿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娠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長父令耕田迴耕田直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因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彼此總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于安西音問隔絶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思焉迴顧父母感念之

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糧巾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謫向閿鄉地敎化奘師馳驛至閿鄉縣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奘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

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常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熄之不悟為玄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曽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

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撃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已宅之右景雲中卒于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衆于堦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談賓錄及兩京記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見謂曰卿何能對曰唯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

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于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于嵩山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于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

一覽復致于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于門屏間聞院中僧于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

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甞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歴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歴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甞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

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駡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

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
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
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
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
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
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
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
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

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至開元末裴寛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寛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欵語且請遲回休憇也寛乃屏息止于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絶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鍾一行和

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寛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出開天傳信記及明皇雜録酉陽雜俎

無畏

唐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污絪

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堦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

雖久然頭目猶搖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明達師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閿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嘗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

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杖撞築地為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剖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閻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死如此頗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髑髏總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祿山關下閿鄉盡為戰場矣出紀聞錄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

訶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
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
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
並詳于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
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
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
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
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為

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别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宫闕盡廢臺城牢

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閴無可觀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闗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于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

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髠髮爲僧遁迹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于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

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太和初廣為巴州

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接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九十二

太平廣記卷九十三

異僧七

宣律師

宣律師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師逐静在京師城南故淨業寺修道律師積德高遠抱素日久忽有一人來至律師所致敬申禮具敘暄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

姓字誰即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呉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建業孫主即未許之令感希有之瑞為立非常之廟於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呉王手執銅瓶傾銅盤内舍利所衝盤即破裂乃至火燒鎚試俱不能損闞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諧允令業在天弘護佛法為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鬬爭凌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令解

令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擁閙不久當至具令弟子等
共師言不久復有人來云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
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縁由多有次第遂
用忽忘次又一人云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
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宿願
力不交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眞梵行不
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
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

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薰空界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

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爲惑亂將軍樓逞奔至應機除翦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爲韋將軍修童眞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現但謂其靈而敬之顧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隨而諮請且沈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覩不可以語也宣師又以感通記問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

從地湧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洱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鷲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興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為海神蹋船所没初取像人見海神於岸上遊謂是山鬼遂即殺之因爾神瞋覆没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寶舊在鷲頭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不算三千餘里方達西洱河河大濶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

寺經像尚存而無僧住經同此文時聞鐘聲百姓慇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巂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墳隨出隨除怪不可平後見折開深怪其爾乃深掘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其髑骨肘脛悉皆麤大數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時刧減

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子化為老人指撝方便須臾至周滅法暫隱到隋重興更復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源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寶寺又問多寶字是其隸書出於亡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州書耶答曰亡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洲四面千有餘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

里重譯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也周訪字源出没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檢春申是周代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時之事決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又問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書字古時已有答曰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跡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

黄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跡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絶
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
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
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
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
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
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
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污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

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
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
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
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
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
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
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
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

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絶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内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内為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

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
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又問目
連舍利弗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
非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為梵僧來遊此
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往文殊所住之處名清
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仄
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
有蒼頡造書臺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

北四十里即其處也又問沙河青山是何語答曰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於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為太常韋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會寺至隋大業廢入大寺因被廢毀配入菩提令京城東市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會寺佛釋迦如來得度大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王遊大

夏佛告彼土見有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部京之東南也西天竺國具有别傳云歲長年是師子國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舍人聞斯勝迹躬至禮拜又奏請欲往北代清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皇帝聞喜敕給驛馬内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在處供給諸官人弟子等並乘官馬唯長年一人少小已來精誠苦行不乘雜畜既到代州清涼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臺佛堂即是文殊廟堂從下至上可行三十餘里山

石勁利入肉到骨無血乳出至於七日五體投地布面在上不起不食七日滿已忽起踴躍指揮四方上下空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從者道俗數十人有見不見復有一蟒虵身長數里從北而來直上長年長年見喜銜師脚過變為僧形諸人懼怕皆悉四散唯長年一人心不驚動種種靈應不可具述律師又問天人曰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則大千總號如何偏在

此方荅曰文殊是諸佛之元帥隨緣利見應變不同大士天功非人境界不勞評泊但知仰信多在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北代州西見有五臺縣清涼府皇唐已來有僧名解脫在巖窟亡來三十餘年身肉不壞似如入滅盡定復有一尼亦入定不動各經多年聖迹迦藍菩薩聖僧仙人仙花屢屢人見具在別篇豈得不信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色類不同四

周樹園人移花往别處種植皆悉不生唯在園内方得久營人究年月莫知來由或云漢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裁植古老相傳互說不同如何為實荅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山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

可驗豈唯五臺獨驗今終南太白太華五嶽名山皆有聖人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設供感計徵應事在別篇不煩此術也又問今涼州西番音盤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殺害為事於時住處有數萬家無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為立迦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道猶故不信於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於聚落欲

下壓之菩薩揚威勸化諸人便欻迴心敬信於佛所有殺具變成蓮花隨處街巷華如種植瑞像方攝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十里東西八十里彌山亘谷處處僧坊佛殿營造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者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所造惡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彼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

聚落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殺之無一得存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空中寺破已後下内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訶師禮山逆示像出其薩訶者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在別篇也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有言扶南所得如何為定答曰此非羅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婆質那以神力加工匠後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

置佛龕從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請彌勒菩薩指揮作檀室處之玄奘師傳云百餘尺聖跡記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見止在下重上四重閉石龕暎徹見人臟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羅漢生巳母亡復生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揚州出家住新興寺獲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

是羅漢神力毋令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法
威曇無謁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緣何忽云羅
什法師背負而來耶宣律師因問什師一代所翻之經
人多偏樂受持轉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乘已
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雋乂一代之寶也絶後光前仰
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
問俗中常論被秦姚興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
此非悠悠凡所籌度何須評論什師德行在三賢所在

通化那繁補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冥祥感應歷代彌新深會聖旨罕逢難遇又蒙文殊指受令其刪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譏頓亡玄致者也又問茹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於時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將本名以顯

寺額又問金玉華宮南檀臺山上有塼塔面別四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傍有碎磚又有三十餘窑塼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鐘聲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敕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京都長安數夢此山佛見在磚塔中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進用忠良曜不能從後於洛陽酒醉落馬為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塼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造大者高一

十九級并造寺宇極存壯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
曜沒趙後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
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
延齡寺令現在凡人不見所聞鐘聲即是寺鐘也其塔
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也又是迦葉如來
之古寺也至貞觀年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常見羣鹿
來集其所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
一石像長一丈許見令供養又問荆州前大明寺旃檀

像者云是優填王所造依傳從彼模來將至梁梁朝今京師復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既崩像來荆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收獲國寶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師藏隱房内多以財物贈遺使人像遂得停至隋開皇九年文帝遣使人柳顧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鎮荆楚顧是鄉人從之令别刻檀將往恭言當時訪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眞達為造即今西京大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荆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

不及眞者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長沙義法師天人冥讚遂悟開發别除漆布眞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覿靈儀令檀所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興善像身一一乖本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有古迹篆銘勒之不識其緣此事云何答曰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惡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主土地東西

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萬人已上此神本僧為迦葉佛凡後為弟子彼佛憐愍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始調伏與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跡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現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見付囑儀中又問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多有靈跡何也答曰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來教化遂識宿命請為留跡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

殊為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一鬼來居此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為現小跡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令此山大小跡現莫匪有由馬見付囑儀又問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來久耶近耶答曰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葉佛像也又問渭南終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澗者答曰此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天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

三緣覺在谷內住又問此土常傳有佛是殷時周昭莊王等造互說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凡見並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該三千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感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何定若據法報常自湛然不足歎也又問漢地所見諸瑞像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幽冥難得其實此事云何答曰此實不疑為育

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還如自身成巳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本形丈具問之述其所願令北山玉華荆州長沙楊都髙悝及京城崇敬寺像並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書其光趺依梵本書漢人讀者罕識其文育王因將此像令諸鬼神隨緣所感流傳開悟令覩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將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殺此地特多地

下人骨令掘猶得所殺無辜殘害酷濫故諸神鬼擕以鎮之令諸寃䰟得生善念周朝滅法神亦從之隋祖載隆佛還重起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七日多日如生不異答曰人稟七識各有人心識為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丘若毀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餘者恒隨

律師又問天人曰其蜀地蘭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歡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故至正月處處燃燈以供佛寺云爾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九十三

太平廣記卷九十四

異僧八

華嚴和尚　唐休璟門僧　儀光禪師

玄覽　法將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師謂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宮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瓶鉢必須齊集有

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臥疾不隨衆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何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已受持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於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呌曰汝殺我也怒

駡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嶽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巳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八九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遂俛首閉目和尚誡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回向三寶令諸僧爲之齊聲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

而出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之位為臨終之時惜一鉢破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令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馬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即却為男然後出家修道裴郎中

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為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可救之時裴寛為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遥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産已六七日燈燭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於堂門之外淨設牀席僧入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産一女後果年十八歲而卒出原化記

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為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逺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畀〈丌〉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為京畀官即日拜贊善

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巳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巳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疎淺相國拔此沈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禄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聞貴郡

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敎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大喜即獻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𧪑厚直而訪之果得

焉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狀以為未常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

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葢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為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葢受制於人

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為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荊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為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其僧遯去竟不知其所適（出宣室記）

儀光禪師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惟禪師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有子在人間購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給時禪師年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敗大憂之乃求錢為造衣服又置錢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謂曰吾養汝已八年矣

亡命無所不至今汝已長天后之敕訪不止恐事洩之後汝而與吾俱死今汝聰頴過人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母因與流涕而訣禪師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師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與諸兒戲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處方息於逆旅見禪師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而謂曰郎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偽答曰莊臨於此有時而戲夫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之於腰

下時日已晚乃尋小逕將投村野遇一老僧獨行而呼師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閑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是所願也老僧因攜其手至桑陰下令禮十方諸佛已因削其髮又解衣裝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服執持收掩有如舊僧焉老僧喜曰此習性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爾為其弟子也言

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如言趣寺寺主駭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於禪寂遇唐室中興求瑯琊王後師方謂寺僧言之寺僧大駭因出詣岐州李使君師從父也見之悲喜因舍之於家欲以狀聞師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與禪師侔見禪師悅之願致欵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將使者來逼之師固拒萬端終不肯師紿曰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沐湯師候女出因之喋門女還排戶

不果入自牖窺之師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根故爲慾逼今既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地而師亦氣絶户既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户師已復蘇命良醫至以火燒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師於燃地傅以膏數月疾愈使君奏禪師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爲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殘毀今還俗爲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

衆尋山置蘭若恣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因居于興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菴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卿相禪師既登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臥頭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頭右脇在下遂亡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為室而封之柩將發異香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車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

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十里所封之處遂建天寶寺弟子輩留而守之出紀聞

玄覽

唐大歷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賛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絶也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為寺之患發瓦探鷇壞牆熏鼠覽未嘗責之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之或有怪之乃題

詩於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違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户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為之事吾未常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户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曰吾將歸矣遂遽浴訖隱几而化

出酉陽雜俎

法將

長安有講涅槃經僧曰法將聰明多識聲名藉甚所在日講僧徒歸之如市法將僧到襄陽襄陽有客僧不持

僧法飲酒食肉體貌至肥所與交不擇人僧徒鄙之見法將至衆僧迎而重之居處精華盡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㹠來造法將法將方與道俗正開義理共志心聽之客僧遲持酒殽謂法將曰講說勞苦且止說經與我共此酒肉法將驚懼但為推讓客僧因坐戶下以手擘㹠裹而飡之舉酒滿引而飲之斯須酒肉皆盡因登其牀且寢既夕講經僧方誦涅槃經醉僧起曰善哉妙誦然我亦嘗誦之因取少草布西牆下露坐草中因

講涅槃經言詞明白落落可聽講僧因輟誦聽之每至義理深微常不能解處闍醉僧誦過經心自開解比天方曙遂終涅槃經四十卷法將生平所疑一朝散釋都盡法將方慶希有布座禮之比及舉頭醉僧已滅諸處尋訪不知所之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九十四

太平廣記卷九十五

異僧九

洪昉禪師　相衛間僧　道林

淨滿　法通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為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

來前曰鬼王令為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

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為賛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别置名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常住此當飡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

絹五百疋奉師請為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為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為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一天人其貌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

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

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遥聞大聲叫呼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有銀鐺鏁其項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鏁今乞免我我若得脱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飢渴所逼發此言時口

中火出問其鑠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鑠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禮待故鑠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發言頗誠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

書不食人餘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
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
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
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若死皆曰不
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
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
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
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保

王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鏁貫腦曳去而鏁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為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負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默然還座夜叉遂挈繩牀置於左髆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

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佛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為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固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此事誠不為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待昉為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

人餧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
師勿為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
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憮然
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
暫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
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諸毛孔皆
出異光毛孔之中畫能覩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
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

萬萬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讚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注流渠暎帶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昉略言其梗槩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

必有一泉觜緣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黄金為地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即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光踰於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覩其異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為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昉

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既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為妖時則天在位為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昉昉既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昉宫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昉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墨敕昉所行之處修造功德皆無得遏止昉年過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

陝中馬出紀聞

相衞閻僧

相衞閻有僧自少博習經論善講說每有講筵自謂超絶然而聽者稀少䞋利寡薄如此積年其僧不憤遂將經論徧歷名山以訪知者後至衡嶽寺憩泊月餘常於寺閤齋獨坐尋繹經論又自咎曰所曉義理無乃乖於聖意乎沈思之次忽舉頭見一老僧杖錫而入曰師習讀何經論窮究何義理僧疑是異人乃述其由兼自咎

曰儻遇知者分别此事即鉗口結舌不復開演耳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僧無緣耳僧曰若然者豈終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因問師今有幾許貲糧僧曰自徂南嶽歷行萬里糧食所費皆已竭矣今惟大衣七條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貨之以所得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約數千人食遂相與攜至平野之中散掇焚香長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

來之世與我為弟子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雀亂下啄食地上螻蟻復不知數老僧謂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令且周遊未用講說也言訖而去僧如言後二十年却歸河北開講聽徒動千萬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壯者十無一二出原化記

道林

唐調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旦辭去云貧道

在此撓瀆多年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開展經䕶餘開鎍見有金數千兩後賣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眞身供養至今像儀見存薛甲今見有孫禹賔在桂林効職出桂林風土記

淨滿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而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懐古推案便行誅戮懐古

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踈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踈當與天下畫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寛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寃濫死無恨矣則天意乃解懷古後副閻知微和親於突厥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力倦而寢夢一僧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人以為忠恕之報出大唐新

語

法通

長安懿德禪院者唐中宗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飾

馬禪院内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鄠縣沙門法通自

南莊致於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極尫劣同侶輕之乃

發憤乞願壯健晝寢樹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

驚遽呼覺法通云忽夢有人遺三䭾筋使我噉之適噉

一䭾筋遽覺便壯健試舉大石臼不以為困有寺僧行

戲本稱有力通於是遂乃竊其所服之袈裟舉堂柱而
壓之行戲見而驚異盡力莫能取通徐舉柱而取衆大
駭之通力兼百人時咸服之以為神助焉出西京記

太平廣記卷九十五

太平廣記卷九十六

異僧十

僧伽大師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

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内道場尊為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内殿語師曰京畿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

乃將瓶水泛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為名師請以普照王字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欻起臭氣徧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

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先是師初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迴亦卒師平生化現事跡甚多具在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出本傳及紀聞録

迴向寺狂僧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著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碾石驚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攜香禮祝良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

晝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内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

者也今限已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

回可將玉尺八付與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

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

見寺所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

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

遂有安禄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禄山也出逸史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

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

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懐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

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筆為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與之荊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絶蹤跡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出甘澤謠

韋臯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獘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

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

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出宣室志）

釋道欽

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常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又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

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陽雜俎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為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遯去其家僮迹

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窑中端坐身有竒光粲然若錬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窑又見一辛七在焉歴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為辛七師出宣室志

嘉州僧

利州廣福禪院故戎帥張處釗所創因請長老靈貴主掌以安僧衆經數年矣靈貴好燒錬忽一日取衆僧小便以大鑊錬而成霜穢惡之氣充滿衢路堂有一僧元自嘉州來似不得意咄咄焉靈貴覺之遂請收買衆

僧食米冀其少在院內不旬月其僧盡將簿歷錢物就方丈納之云緣有小事暫出近地遂欲辭去其夜於堂內本位跏趺奄然而逝衆僧皆訝其無疾告行常儀堂內有僧遷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請衆僧人擎一枝送至郊外壘而為棚焚燒訖即歸院集衆以其所有衣鉢盡歸衆用以為常例其名曰坐亡僧於柴棚之上維那十念訖將欲下火其僧忽然驚起謂維那曰有米錢二貫文在監行者處又合掌謂衆僧曰來去是常謝諸

人遠來相送瞑目斂手端然不動右脇火燃即成灰燼衆咸驚駭是知圓明真性死而不亡或來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出野人閑話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刳而為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

蜘蛛足廣尺餘四虵嚙卉窒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
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九首之虺長可數
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
穴之卉團而飛去顙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劃其目大
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翅屈毒丹
然若火熒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
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
腹咀内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迈

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咒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殂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疋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覺布已在側精妙奇巧非世𧂐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鏁潭畔搖錫大呼而咒水俄而水竭見底矣以澡缾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缾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

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闗榼詣寺家人傅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醖一邊毒醪其榼即晉帝曾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黄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傅經喜愛金與酒得轉闗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青衣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傅經遂不敢隠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

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七稔矣吾之䰟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䰟奉救言訖而沒衆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船歸天竺矣出傳奇

鳴鳩和尚

鄧州有老僧日食鳴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飡分其二足而食食訖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

其鳩二脚亦生僧後不食此味覩驗衆加敬之號曰南陽鳲鳩和尚也出雲溪友議

太平廣記卷九十六